尚書譜

尚書譜序

源道曰甚矣人之好怪也不考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余亦曰甚矣儒之好怪也不論其世不借其人惟怪之欲聞何則行悖常謂之怪書殘經謂之怪藏掌說人之經有難則知藏難定則知發其失亡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其求得經廿有八篇序一篇共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也如日月之行天人皆仰之其心青天而白日其事正大而光明是謂中庸之行是謂聖經之正若逸經值時惡家故挾切畏難不敢藏難定不知發歷高祖過魯祀孔子時不言古文惡帝除挾書令時不言古文文帝求能治尚書時不言古文雖景帝時亦無一人言孔氏有古文洎至孝武世延七八十年間聖孫名安國者始治古文造爲僞書自謂以今文讀之因

以趨其家泰誓十六篇頗行於世然華成周之猶衆反含頗
之科斗經殿先祖父以不從周之罪此豈近於人情且辭氣
而諸所引悉不在彼偽敗而書廢此一怪也厥東晉將近四
五百年間稱士曰東晉讀者皆見安國書推衆人不省措遂
書二十五篇大序及傳冒稱安國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柳授
臧曹曹授梅賾遂獻上而施行焉蒐奇摘異者于篇諧引無
遺人遂信為真安國書前此諸儒如王肅杜預晉初人鄭沖
何晏韋昭三國人鄭玄趙岐馬融班固後漢人劉向歆張霸
前漢人不曰逸書則曰今亡史漢所載惟泰誓十六篇遍傳
絕無二十五篇影響其曰鄭沖蘇愉皆誣之耳此二怪也然
舜典篇首慎徽以出讀者終不免疑故好事者造為南齊建
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金陵大航頭偽見二十八字伏法未

上隋開皇時始購求得之此三怪也執魏聖經安國亂之則漢武之世識亂之則興午之東方興亂之則齊隋之間霸向歆固剏辟徵防祿孔傳偷為林達馳名明安國而殘賊聖經梆曹頤穎達沉朋識而殘賊聖經穎達沉又朋方興而殘賊聖經不特明識而已尊識古文以為真安國古文不知安國僞亂覆亡之不暇識特冒稱之耳曾何足戴朱子曰古文爲晉將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豈不痛切而明快哉不惟明方興而已推方興二十八字以為今按古文孔傳所有不知五篇復出殘經且考之十三經注疏二十八字之下孔傳元無一字訓釋發言至此寧不汗顏而泚額秦火至漢定十餘年耳親發所藏已亡三分之二安國時已遠反增十六篇識時綦遠反增二十五篇假令共王王淮陽不從雖從不於當

雖魯不好治室雖治室監机不忍壞聖宅又漢法嚴毀不敢則所云戕書罪不與孔壁之泥同歸腐爛孔氏終不自發書矣梟而為僞將以誑欺安國不言史記不載純盜劉歆冒稱安國序散各篇私增僞序奪後出之泰誓足廿九之篇目使眾人正經反附僞書以行世隋唐以來千餘年出吳先生纂言之外曾無一人為聖經之忠臣義士者豈不痛哉予在廬陵時已作此譜草創未備今加修飾使古文襲興之由先後義僞之辨如指諸掌庶幾稗纂言之未備以承吳先生之志盡復聖經之舊云

尚書譜卷之一

旌川梅鷟學

史記孔子世家曰ㄠ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世乃叙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等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数年之語竊曰字我稱夫子賢於堯舜子貢有若稱生民以來未有氏于夫子三子之智足以知夫子大經爲萬世法矣

尚書全經目録譜第一

虞書 五篇

堯典 爲天下得人意自堯始故以堯典名篇首叙舜以匹夫而有天下之由乃竟堯禪之事使述徵庸歷試即位陟方本末詳悉皆可於作故曰虞書是夫子之特筆也漢儒稱十六篇今定爲五篇者孔安國衆所共增大禹謨益稷張霸二十四篇晉古文所從安國張霸而大禹謨具安國僞以爲非聖經之眞定爲五篇云

汨作

九共

稾飫

皋陶謨

夏書 四篇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鄭康成以虞書十六篇夏書四篇總稱虞書二十篇今定以〻〻書四篇云晉人假爲孔安國傳以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並附胤征之下共爲夏書九篇皆以妄不足從也

商書　三十一篇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湯誓　臣扈　典寶　仲虺之誥

湯誥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

咸有一德　沃丁　咸乂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　說命

高宗肜日　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　微子

古文太甲盤庚說命皆當三篇二字戒人增四篇二字今以聖經原無別之定爲商書三十一篇云

周書　三十七篇

泰誓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成王政
將蒲姑　多方　立政　周官　賄肅慎之命
亳姑　君陳　顧命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泰誓晉古文依采精刻向增三篇二字顧命漢晉諸文皆裂壞康王之誥非聖經本真今刪之定為三十七篇云
舊曰虞書五篇夏書四篇商書三十一篇周書三十七篇定為七十七篇考諸序而知之也後之作偽者迭起務欲合乎百篇之數分散贅裂非聖經之本真矣以左傳考之三皇五帝時有三墳五典周成王時有伯禽唐誥又皆書所逸者不在經之內者非夫子所刪也

尚書序辨第二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

（聰明三句敘曰若以下至帝曰往欽哉釐降於虞舜一句敘慎徽以下至陟方乃死舜之令末詳矣止以一語括之辭約而意備至賢人以下不能如此識其大者漢孔安國遂古文衆出舜典增序一首者其古說為不道求晉古文無能改於其德今以聖經作之刪去）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槀飫（舊九共下有九篇二字）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皐陶謨（禹成厥功敘帝曰來禹以下帝舜申之敘帝曰以下焉增大禹益稷四字今刪）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

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因括稱朕躬有罪四句為湯誓墨子亦然此在陑誓師之辭）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集多遷勝國之社始欲遷之既而不可湯之無已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湯沒既久太甲繼仲壬立元年）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刪去三篇二字）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刪去四篇二字） 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於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於耿作祖乙（祖乙疑自邢遷耿今從圮於耿蓋原遂）

殷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刪三篇二字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古文因楚語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遂言賓服象人云伴以形旁求於四方因孟子服築說言說築傅岩之野惟尚傅岩又用古文寫形旁求諸涉任擬序言夢得說之名求其儀容以命眾工仗令營求諸野得諸傅岩簡易明白古文羣臣百官自百工納沿

高宗祀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晉問武庚有雉飛而出祖己訓諸王王即高宗下二篇是也祀湯之菲於既政此言之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西伯謂武王乘黎事在泰誓後牧誓前夫子所謂吾不如之何也已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武王伐商在十一年訪道在十三年史記亦言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祭說非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孔言述彖詩詠時更惟其

歸獸故曰武成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可見勝殷非十三年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西旅獻獒

太保作旅獒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成王有伯禽康誥康誥以封伯禽康叔唐叔此子魚對萇弘之言將之改典也胡棻聽說非是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

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作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此下洪古文分康王之誥增序一首晉古文亦用之律以正經刪去）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訓夏者訓革夏以贖刑云耳非有所取舍於夏）　平王

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穆公悔其能律過還善者其後能復不已聖人美取之從特其言之可取不以人廢耳若大學所引是已

鶩曰吾於尚書全經目錄之後即繼之以尚書序諸有旨哉有旨哉辟之網焉有綱綱舉而目自張辟之裘焉裘有有領領挈而裘自直人之有身不知身之尊在元首人知有服不知服之上有元冕人知有淵不知淵之出在水原人知有枝不知枝之附在木本攻治者歲終正歲會月終正月要旬終正日成聖人之經正猶一歲一月一旬之事也聖人之序正猶歲之會月之要旬之成也明經而不明序猶歲終而不正歲會月終而不正月要旬終而不正日

成不啻若瞽者無相依依焉雖欲索步其可得乎太史公曰孔子序書劉歆亦曰孔子叙書班孟堅曰孔子纂書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焉馬融鄭康成王肅之流皆以為孔子所作全經不得序全經之目録無由而提挈古文不得序古文之遺補無由而援繫洎作九共之目漢人據之而作十六篇五子歌胤征之名晉人據之而僞廿有五篇人有言曰君子不得聖人之道無以為君子盜不得聖人之道亦無以為盜正類此也惜夫穿穴之流茫茫瞽故意謗傷以箋注覩者則曰無所發明以嚴時泰者則曰不得經旨余甚傷之甚憫之譜次於全經目録之後嗟夫嗟夫孔穎達蔡仲默輩而得見我此篇其不汗顏而泚額默自說曰吾為昔人所愚墜靈曜于崦嵫之淵溺矣悠哉脩夜不

防白首沒身不知覺寤幸今有人滿赤手取之而浴之于

咸池之内升於扶桑之上

旌川梅鷟撰

伏生藏書于壁譜第三

伏生秦博士其藏書因秦之暴廢學禁書故也史記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博士淳于越曰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青臣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李斯曰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議官也禁之便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世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書之樹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嗚呼秦之焚書有自來矣臺譜五帝嗤笑三代戲薄先聖燒滅經術雖云孚

斯教之然所以將其侈大之心而堅其猛悍之氣者呂氏春秋憲天之說實啟之也五帝三王雖神聖然以天視之則其神聖不及天又甚矣木德王者未慊於金德水德王者不滿於火德憲春木德憲夏火德夏季土德憲利金德憲冬水德一一法天而功通五帝矣夏尚黑乃水德之色殷尚白乃金德之色周尚赤乃火德之色春悉尚青夏悉尚赤夏季尚黃秋悉尚白冬悉尚黑一一法天而德兼三王矣恃此二語屹砥柱於胸中是以淳于越之諫萬言而萬不當矣李斯之議一出而會逢其適矣使先無憲天之說鍥於心髓驟聞斯越之辨豈無然疑之或作猶遲久之際正色之重臣出焉排斯而伸越庶幾諍攸之不然未可知也故曰焚書之禍豈獨李斯為之哉其所由來漸矣凡始皇所為悉與桀紂同而焚書

一節罪尤浮於桀紂方其閹趙誅而即下其議良心猶在李斯一言遂肆行而無忌是則李斯罪之使淪於桀紂而又浮之也斯之惡豈止十倍廉來而已哉儻六經不焚得方正賜闒之士置諸胡亥左右不得指山麓之鹿直作十二閑之馬也按誅趙高而國脉長矣又或重臣援三代天子之禁無易樹子之法煥揭撫軍監國之前星不終監北斷萬里之地脉也國本正而人心悅矣惜燔灼之餘腥聞在上上帝不蠲覺其國本殄於二世崇廷於後災起牧羊棺與死屍悉燼烈欲是豈有物焉能嘮嘮語出出者哉不道之招乃必然之理而天定之勝非人力所得為者矣

史記儒林傳伏生者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

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
生壁藏之

司馬子長欲然伏生藏尚書事故先叙孝文時求能治尚
書者伏生年老使鼂錯往受尚書於是乃言秦焚書時伏
生能壁藏是經以此推之可見尚書者伏生壁出之二十
九篇也求能治之天下無有者可見伏生外更無有藏是
經之人也無藏是經則無由見是經無由見是經則無人
治是經矣故曰天下無有也孝文朝有是二十九篇之尚
書者伏生弟子有以止之朝也聞伏生能治者弟子謙讓
不敢自任能治自惟受業伏生伏生又作大傳以教故弟
子咸薦而孝文聞之也且尚書要出自伏生亦無恐諱焉
是鼂錯往受其講明文義訓詁名物耳非為無此二十九

僞而求繕焉之也因老不能行之句遂刻爲不能正言又使女子傳言又云齊人語與潁川異鼂錯不能識以意屬讀而已其誣甚哉壁出今眞何待老言蓋至屬讀二篇合一逆推秦時年幾四十齊魯之閒弟子布滿何有女傳僞言無當蓋足輕信割裂正經改竄不眞於以便其售僞之計耳凡此浮辭濫說子長所不道者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毋若昔人之耳熟於其僞者習與性成而不可誨化也哉

西漢書藝文志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

史記但言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而已至漢書則於伏生

之下特加獨字其意云何子長之時無共王壞宅之浮言天下所聞朝廷所知惟有伏生而已但言藏書而不必長語可也然於孔安國但言其專治古文古文滋多於此矣而未嘗言其壁藏也於共王但言其好治宮室而已未嘗言其壞孔子宅也孔安國之治古文亦絶口不道共王壞宅以書還己也子長所不載安國所不道而忽出此語於哀帝劉歆之書廣記備考史氏之林自艾書之後迄於武帝宣成之間孔氏實無藏書之言人亦無有言孔氏藏者則藏書於壁者獨伏生一人而已孟堅所以獨加獨字之意誠恐後人貿認哀帝好事之言以為與伏生同功一體之稱也其旨微矣以備參考固不捨并而實錄之豈尤不敢忽此孟堅所以亦為良史也稱稱布列不云少矣而其

間不阿意以為容獨浮于越一人而已博士三十不云之矣而其間蛀經而不致盡焚者猶伏生一人而已匪不惜身也惜先聖之經甚於惜身匪不愛家也愛先聖之經甚於愛家辟猶保家之子能收藏先世箕裘之業而罔敢失墜辟猶守成之主能保有先代所重之器而罔敢隕越虐燄凶威如燬酷烈而罔旋其間不避凶暴不辭縲阸孚之天地神明保抱扶持秦滅而書傳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幸存而未盡泯者孰謂非一念精誠之所感通者哉出沒於魑魅鬼燐之地而噫呼顛沛不敢跳梁作孽於其旁深納於烈風雷雨之麓而從容揖讓罔以凌亂迷忒于其志有功聖經當載太常而銘彜鼎與伊摯呂望並驅而爭先矣而其德宇器度亦豈庸常所及哉臨川吳先生詩云先

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乃伏生者遺像宜鑄金漢高帝曰蕭何之功固大矣得鄂千秋而益明吾聞進賢受上賞於是又封鄂千秋吾於吳先生亦云

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崩於沙邱平臺二世皇帝元年伏生是時年已五十矣是年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荊地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山東郡縣少年苦秦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武臣魏咎田儋各自立為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孔子之後名甲者抱祭器而歸陳涉為涉博士其後卒與涉俱死於秦兵陳涉起兵事甚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歸之者何也蓋其抑遏於秦一旦發憤於陳王以為秦民之湯武云耳

伏生臧書於壁惓惓不忘發以背諸己以淑諸人豈特若

裘夫之望歲勝廣之亂秦之天下鼎沸矣是宜即思出其
所藏然猶恬然不即發經其故何哉兵家勝敗事不可期
秦兵尚強一戰勝敵掃跡行法重刑如故畏之而不敢也
或曰方秦虐設伏生藏書安知孔氏之不藏哉以伏生之
懸懸於懷知孔氏之亦懸懸也畏秦法重故皆不敢出諸
口耳余應之曰此不可同年而語也藏書於壁懸懸於懷
道養時晦相時而動伏生是也秦所指目罔敢嬰觸置不
藏書奚知所懸孔氏是也若孔氏既與伏生同藏書何不
與伏生同發書哉曰孔氏不藏書共王為而還書哉曰
親藏而親出之固其出之物惝其藏之苦吾從而信之藏
書之人非發書之人則其藏也為無藏發書之人非藏書
之人則其發也為虛發吾是以疑之而不信然設為發書

之謂不得不設為藏書之詐以張本焉不然何待其至之
言既行然後孔氏始知有藏書之書耶僞之生僞相爲昔
尼無非欲古文僞書之丞行耳吾是以知二僞相因而起
學者無爲輕信之也因漢定即發出者其情真其事實固
孔氏不知有書者其情假其事虛
三年趙高弑二世立子嬰殺趙高立四十日楚將沛公破秦
軍入武關至霸上子嬰降軹道傍月餘項籍入秦殺子嬰焚阿
房宮三月大不滅沛公與秦民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苛法
按秦苛法雖悉除去然當兵大起之際方為逃難之後伏
生猶未得出其所藏
高帝元年至五年冬十月漢兵追項羽至固陵十二月至垓
下

項羽甫誅漢猶未定伏生亦未得出其所藏

伏生出書於漢定論第四

六年諸侯王皆上疏請漢王爲皇帝二月甲午即皇帝位於氾水儒林傳伏生求尚書於屋壁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按是時秦滅項誅漢已定矣伏生始求其壁藏之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是時伏生年當五十有餘矣二十九篇目錄列於後

虞書 傳二篇 汩作九共槀飫三篇亡

堯典 舜典闕

夏書 傳二篇 五子之歌胤征二篇亡

禹貢　甘誓

商書　得九篇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典寶　仲虺之誥　湯誥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　咸有一德　沃丁　咸乂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說命　高宗之訓　亡二十六篇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　得十九篇　泰誓　武成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蔡仲之命　成王政　將蒲姑　賄肅慎之命　亳姑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亡一十八篇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序

以上伏生出其壁藏得二十八篇序一篇合之共得二十

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者此也參詧後出何云即教可
見先儒之繆妄
鶩曰太史公載伏生之事特為詳悉其藏於壁出於壁因
焚書而藏漢定而出所得之目與夫即以教人於齊魯之
間學者由是言尚書山東諸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萬世
不刊之功歷歷然如指諸掌但失亡者多學者是以不得
睹完經作偽者紛紛於後然尚書得立學官於朝大臣鴻
儒皆傳尚書又文帝求治尚書之人詔太常遣晁錯從授
之力也後人不能知太史公精微明析之意顧乃造作旨
語妄肆謗傷並其售偽之甚焉故其立言之悉邪惟其立
言之悉邪故其悖戾之不知然則晁錯之受安有差謬也
哉張生歐陽生博士在朝者亦決不使至於差謬也由此

觀之售偽者非能欺人人自不思不察而墮於自欺焉耳
碎猶泛舟河洛而昧維禹之績局局焉致隆於白圭不亦
異乎

高帝十二年夏四月帝崩惠帝元年伏生是時年五十有餘
矣四年除挾書律七年秋八月惠帝崩

即位氾水漢已定矣孔氏藏書猶不知出想秦項雖亡律
未除去或者有司習秦苛法持挾書之律羅織孔氏罪亦
難逭故不敢輕犯也然伏生出書於漢定之日遍教於齊
魯之間有司無羅織之心伏生膺尊寵之訖然則謂孔氏
藏書於壁與伏生同者乃好事者之假託而非實事歟今
人情貯物于櫃猶不忘時加展省況以土親聖經并置如
遺沱然不知猶謂其藏書為實而非偽耶

高后稱制元年是時伏生年已六十有餘矣八年秋七月太后崩

文帝元年伏生年已七十有餘矣文帝十年伏生已八十有餘矣至帝末年已九十餘矣好經之主求治經之切聞伏生能治即使名之倜老不能行詔使晁錯往受之其所以尊榮之者至矣假令先聖之裔有能藏經於壁取經以進吾不知帝宜如何而尊崇之宜如何而顯榮之而孔氏之門卒無一人肯出所藏以慰文帝之求者其故何哉其妻子奚奴目擊斯事者曾無譁譁然駭於而謀曰愛經之主不世出須蒙主上寵榮伏生如彼吾家經術道興之候也壁經不發則與焚書藏秦同歸殊塗俱就滅亡奚貴於藏哉内愧於吾心上負於聖主吾不忍為矣今不見有一人不聞有一言並其先賓

無所藏故其後亦不知所發其先實不目擊斯事故其後亦寂無言及斯事豈不較然明甚矣哉

史裁尚書序譜第五

史記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岳曰瞽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溈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吾按此條見子長與孟子同訊言孔安國治古文周秦譽作記然崇堯典一篇然舜典削其序類然見於言意之表深得孟傳彷彿識當也傳稍如安國語方興不足言然館如顧達況寧不厚顏哉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丕於是舜歸而言於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云云

此之於成湯時其言又失次第今據序乃伏書叢自為一篇者小司馬乃分五篇耳 ○咎單作明居

今書紀於作湯誥之下 ○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序詳

有成湯既沒無下二作字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

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

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

甲訓三篇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 帝沃丁之時

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序多同 帝

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伊陟贊

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太戊序多同 帝太戊

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序曰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帝

仲丁遷於隞序曰作仲丁隞作囂 河亶甲居相序曰作河亶甲 祖乙遷於

邢（序曰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云云 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序周但文捐而行之）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升鼎耳而呴武

十八篇出於壁藏古文東晉時方出然時尤後出若日望祭沉習不知祭良其良心亦已甚矣劉於排智畔其數微豈不

既載人曰其日有刪吾木之信也 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惟穆卜周公乃祓

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管叔蔡叔羣

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

放蔡叔〔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以微子開代殷後國

於宋〔宋微子世家去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

後作微子之命〕○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晉唐叔

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洛

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

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序曰唐叔得禾異畝

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又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

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

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
道里均作召誥洛誥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使來告卜作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作多士周公作無逸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
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
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
於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燕
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序曰召公
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慎
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蔡世家蔡叔度既遷而死
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
士魯國治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序曰蔡叔

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我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本紀成王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中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序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駰曰太史公周書國古文說康康王誥序今當刪去也○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序曰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作冏命序曰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序曰呂侯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

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考周紀書世家闕文假之弁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

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秦本紀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為發喪

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云云序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太史公於伏生壁中所得經二十八篇并序一篇總之有

二十九篇之書法矣又采取其經序之文入於史記之中

者班班可考如此于之見太史公之尊我夫子為于之見

太史公之深信我伏生為于之見序與七十七篇之經同

出於孔秦之先上聖大知之書為于之見序與正經同附

於秘府博士職是書者賴以開說于人主之前為于之見

焚書之時同藏于伏氏之壁漢定之時同得於壁中之簡

馬漢書藝文志曰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二經并夫

子十翼同稱曰十二篇虞夏商周之書夫子纂七十七篇

都為一部又自序言其作書之意為一篇及漢定所得子長史不分別孰為經孰為序總曰二十九篇與藝文志蓋十其為經者同旨故曰子之見太史公之尊崇吾夫子凡史遷所記唐虞三代之令紀世家列傳靡不據二十八篇之經而序文之述亦靡不班班可考於本紀世家列傳之中敬生之書有若神明而其人亦隨而敬信生之書有若四時而其人亦隨而信哉曰子之見太史公之敬信吾伏生兩漢三代洪傳碩大之儒皆書序為夫子所作無疑或者乃曰非然則亦夫子口傳文學之士游夏所為或者又曰非然則亦文學之士再傳高弟所為然源遠而末益分易失於意之所使今序文明白簡易而微妙無窮提挈綱領而大義可尋有非常情所易及者故曰子之見序與七

十七篇之經同出於羸秦之先上聖大知之所為周禮外
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師氏
掌以媺詔王秦設官雖不盡同周制然切於日用而不得
不同若雖百世可知也其置博士掌通古今秩比二千石
多至數十人不先有以掌之其熟得而訪之不先有以貯
之其孰得而掌之故曰子之見序與正經同貯於秘府博
士所職時以閒說於人主之前伏生為博士正掌尚書經
者平生精神心術盡萃是書欲得碩聞博論盡備是書一
旦遭時焚灼不忍璧經而弃序取出即以教人要當提序
以明經故子之見秦焚時同藏于伏璧漢定時同出諸璧
中惟伏生之子二十九篇要提挈勤如此其極于長之於
書法豈爾嚴肅靡有苟且奈何冒没輕饒之後肆其媢嫉

并吞之巧孔安國昔散序於各篇之端使二十九篇之目俄空其一篇此賊之魁也張霸以泰誓三篇黙易舜典益稷與序三篇縱恣抄畧無顧莫當此賊之黨也張於虞舜此竟與序文括二聖至德之光垂於千載言約而意盡矣既無舜典安有舜序識歷試諸難不足以盡一篇之意者非所謂認賊爲宗乎晉人冠畧魏絳辛儆者謂之經文先秦聖序平正通達者謂之贅疣非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乎其他相類不言者做此康誥成王命周公封康叔之誥也史記故與盼然可考乃退其體說以爲武王之誥怒其蔺蔺芽以悖太陽何其不知量哉聊舉一二以見其餘此賊之不辨菽麥望風奔潰者也垂涎冒昧變詐百出而卒不敢攘伏生所出之序以爲已出者二十九篇之書法一

出而班班復見於史記之中終不可得而昧其是非之本心也偽泰誓十六篇出矣而卒未嘗害序與西漢古文同出者伏生之出在漢定之初故也二十五篇出矣而卒未嘗言序與東晉古文同出者二十九篇之書布在史記故也假令無史記則造為大禹謨者吾不知其有幾人焉累為舜典益稷康王之誥者吾不知其又幾人焉伏生誠有功於聖門太史又有功于伏生

以上一卷之二辨二十九篇壁藏之正經為伏生有功聖門之元勲

旌川梅鷟學

孔安國專治古文譜

孔安國者孔子十一世孫也聖孫子思伋生子上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京箕箕生子高穿穿生慎慎爲魏相慎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於秦兵鮒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也然漢定不知出惠帝除挾書令文不知出而謂其藏書其妄說也太史公司馬遷與安國同武帝時人且嘗朝夕從安國遊者其作儒林傳叙伏生事甚詳叙安國事甚畧先言文帝治太常使晁錯往受伏生尚書因備述其壁書出書教書山東諸大師皆涉尚書以教且述張生歐陽生等皆歐陽生教千乘兒

寬寛又受業博士孔安國始為弟子都養次補廷尉後為御史大夫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本末甚倫如此及孔安國則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此矣今將十六篇古文目錄列於後

舜典　汩作　九共　大禹謨　益稷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原命　武成　旅獒　冏命

是十六篇者予長言孔氏有之而未嘗言其出於壁雖安國亦未嘗言壞宅所逸也劉歆班固亦皆言十六篇與予長十餘篇今則此十餘篇辭鄙淺而文多脫雖非聖刪之

正經而實爲安國之古文後人乘其掊擊廢棄之隙遂以東晉方出二十五篇之古文黙冒而充之則其歲時先後數目多寡如晝夜之限甚明一毫不可得而紊者矣

籀曰古文科斗書凡更幾變而後至於周矣周成王時史籀始為籀文則籀文者周家之文也時王之制度也為時陪臣不從時制文字時王其謂我何臣子之心其意何居夫子曰愚好自用賤好自專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子思子曰今天下書同文夫子子思言之而自食其言有此理也乎哉故吾以古文必非夫子子思之所傳成周天下一統籀文顯行反古文而不同今文豈不駭人耳目哉或曰時王斧鉞力不能討陰用其文傳諸後嗣耳曰聖人不類亦臨無射亦保豈有身居周世而陰用上古

之文書在巳之載籍獨善於家哉吾意安國為人必也機警了悟使習科斗文字積累有日取二十九篇之經既以古文書之又日夜造作尚書十餘篇雜之經內又裂出數篇以為伏生老耄之誤合始出欺人曰家有古文尚書吾以今文讀之是始以古文駕今文而取勝終以今文定古文而僞實其計可謂密矣曾弗思聖祖哲孫曷嘗反古道革時制自食其言也哉且博士所掌先秦之真本也豈敢私改本真營惑上聽罪焉逭諸君或不諳人必諳之矣學者知古文不宜有而正經不可裂則安國晚出之私書亦焉得而擠其肺肝之如見哉

孔安國私增序文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安國既裂正經增舜典篇名故不得不增舜典序文也刪側微有鰥在下也堯聞之即堯曰予聞也聰明者序以稱堯所以稱舜也烈風雷雨弗迷之後訖無一言擬以歷序全然不問參沉無伏舜典二字之前猜竊二十八字之下今以正經今無對之孟子引堯典曰二十八載元女子長作本紀曰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中間可裂舜典乎篇首可著一字乎序文置諸何篇乎決不但不讀史記兼孟子亦不之讀也彼哉段說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益稷

自皋陶曰至拜昌言曰俞首句所叙自帝曰來禹至師汝昌言次句所叙自禹曰都至末第三句所叙流於長故曰作皋陶謨安國因作大禹謨故私增大禹二字因裂出益稷故私增益稷二字殊不知大禹謨篇在前當先曰大禹矢厥謨參洗當評曰序文消次今不言何故大禹謨篇稷謨大事字審問獨哉見今叙無一言及參況當評曰序文全無發明今不言又何故無乃亦有所孤疑於心乎不能遂免乃自賊

康王既尸天子位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安國裂出康王之誥故私增序文正經今無康王之誥安得史有序文哉子長削舜典序而存康王之誥序是則必

有微意存焉蓋楨安國已入十六篇而康王之誥未入十六篇豈安國既卒方裂出康王之誥歟然存與康王之誥同增篇名增序文自爲一類大爲蓋楨固夫子原序而增二篇名止四字耳學者不可不知

安國古文泰誓

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以教人孔穎達曰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并云伏生所出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太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語多不協今考其類行於後

昔者嘗怪先漢泰誓辭甚鄙俚而詭經背理自人主以下大
儒文宗莫不采取天下衆傳而人誦之雖博士職掌聖經者
但不肯置對而諳不敢出一聲與之觝校是非傳之數十世
亦莫不從風而靡其故何哉慨自秦世特亡秦祖襲之讖驗
天下固已傾心趨向之矣暨高祖斷虵雲覆之祥從者以此
畏服天下以此歸心游士以之曉譬諸侯辨士以之開說人
主按周武王之事與此相類者以之發辨婁敬曰師渡孟津
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孔穎達曰僞泰誓有此文當時僞泰
誓未出然則說客辨士之言作僞泰誓之濫觴也僞泰誓之
篇立斷虵云覆之赤幟也孔安國選擇人情之所喜談而樂
道者以造古文故言出而人自信采掇時俗之所習尚而趨
向者以載古事故理面而人莫察雖有至理將不暇辨雖有

正經將不敢校辨則犯時世之所忌而校則干人君之赫怒將以是為大不敬也作此篇者蓋不自勝固無暇慮及於文辭之不雅馴而亦無暇以不雅馴而訾之者不然當時天下豈獨少以馬季長哉若夫宣帝時河內女子之所獻與夫元成間張霸偽造之所傳則固然奪安國古文之鵲巢以來晉人古文之鳩居故多為變閃之言使人不得而捕其蹤斯固不足信也已矣

董仲舒對策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於王舟有火流於王屋化為烏其色赤其聲魄周公曰復哉復哉

譙曰一真而一偽則真者不待辨而明俱偽而一近理則近理者不待角而勝愚謂真二十九篇之聖經是也愚謂

偽古文泰誓十六篇是也曷謂俱偽而一近理先漢泰誓十六篇語怪而文漏偽之不近理者也東晉古文二十五篇語去怪而文多存偽之近理者也不近理者始莫知其偽人主以下莫不誦習以為真浸之露其醜久之大露其醜然猶不至徹廢迨及求晉古文二十五篇者出又偽為安國作傳與大序於是欺人曰此真孔安國之古文也真共王發宅之所遝也人不知其彌近理而大亂真隨而自昧其本心頓曰無理之古文尚認以為真顯行於數百載近理之古文可不徑認以為真不可真之古文尚張為孔壁所還衆可真之古文獨不當真張為孔壁所出遂不復三思而考究其奪真之所以然又以流落人間一句文飾其兩漢三國西晉茫然無蹤跡之實從而和之曰近

理至此復以何者而謂之真殊不知董仲舒漢世大儒朝夕從安國遊安國宜出其近理之真者與仲舒切磋究之而仲舒聞之稔當以對天子之問策顧乃弃其近理之真迷其悖理之偽且以之大對於天子之庭何其大不近人情邪對策而出必為安國誚之安國又直視其三對而曾無一言以正仲舒之失又何其亦不近人情邪至其晚節縱陰閉陽之說執迷不悟為弟子不知所誡下獄幾死蓋崇信聖裔以偽古文為真聖人之書故用之不疑夫仲舒但知先漢泰誓而用之安國不知東晉古文而正之漢武不見東晉古文而取之則其書出之先後歲時各有定限而東晉古文雖近理斷不可以上冒安國古文豈不彰明較著也哉

武王本紀

太史公作夫子世家贊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又曰至今言六藝者皆折衷于夫子可謂至聖矣夏商周贊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漢贊曰以亥為正黄屋左纛帝冠竹皮冠言其與三代侔矣世家首太伯至德列傳首伯夷得仁允矣其折衷於夫子也至作周武王本紀何其大不折衷於夫子哉皆勦取先漢泰誓之文而東晉泰誓之文近理者半言隻字莫取何為也哉子長一旦驟不好奇耶子長從安國遊之日久矣一旦驟不心服安國也耶意者以高祖斷蛇雲霞之祥與周武王事大相類聖人之彌孫所傳故不疑其非聖人之書而直採以作本紀也哉其心以為未始不折衷於夫子也哉東晉古

文實出於東晉之時非安國作是以太史公無從而採取
也哉曰安國專治古文古

文體之别猥并之蹤孟浪之辭無忌之情皆在所當討清
者剗截時之限逸書之考彰彰如此乎哉
劉向説苑
仲舒大儒也子長良史也有司皆漢卿大夫也劉向博極
羣書也皆以為聖裔所傳别無定本深信不疑引用不擬
泰誓中附下而罔上數語不惟有司引之入於奏議劉向
作説苑亦引之與有司同後世陋儒懷二志于東晉後出
之古文欲挽之使上充安國之定本遂推出劉向所引用
之定本一以為河内女子所獻一以為元成時張霸偽為
而不知大儒良史羣臣及博極羣書者迺迺引用顯明如
此若東晉古文則絶無一人談及者不可得而掩飾誣罔
也吾不信大儒良史名臣博極羣書者之所引用而反信陋

儒之私意小知也邪然則西漢泰誓言雖遠理而實安國之古文求晉古文言雖近理而實後出之校偽

李顒集註尚書

孔穎達曰李顒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為此言

鷟曰穎達之言云耳可謂言之放紛心之頗僻知之昏庸思之顛繆者矣穎達學不正於仲舒才不長於子長博不伴于劉向由穎達言之謂之偽書由安國當時言之謂之聖書故仲舒以對天子子長以紀武王劉向以作說苑穎達安能奪其當時所謂聖書而以為偽書耶今姑無暇論其書之偽但一旦奪其心術之所存者而以為非所存則不惟欺安國之本心抑且欺穎達之自心矣斯不亦見其

言之放紛者乎言出於心故紛由其心之煩僻也僞之所
僞其道不容以兩立邪之勝邪其情必歸於致隆頴達之
心欲前僞之亡而後邪之勝故不得不痛抑前僞而死黨
後邪也斯不亦見其心之煩僻者乎由吳才老之言則以
其書之詰屈聱牙而知其文從字順者非古由朱文公之
言則知其後時方出可疑之甚大叙與孔叢子相似同是
僞書由草廬吳先生之言則以其體製之一手采掇之可
訂平緩卑弱之不類漢文斷其僞頴達既不知涇渭之辨
又不考歳時之限又不能根柢之塞徙以近理而多方致
隆斯不亦見其知之昏庸矣乎西漢古文僞也東晉古
文亦僞也但泰誓十六篇實出於安國安國故為作傳不
獨安國作傳至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等猶相繼作傳不已

今反曰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二十五篇之古文東晉時方出西晉三國兩漢所未之有未之見者而一但僞爲安國敘傳與古文忽然而突出此晉人之姦詐巧譎而穎達認以爲真而不知西晉以前儒者皆謂逸書況安國哉斯不亦見其惡之類絲矣乎余因知晉人冒安國之古文而又假安國之序傳者亦以安國嘗傳泰誓十六篇於西漢時故也不述安國之舊業人不信之矣微李顒所引則安國之舊業又爲晉人穎達一切沉沒之矣其誰知之今爲李顒答曰當顒世止見安國有泰誓十六篇傳註計安國必不能逆見晉時古文不知穎達何爲倒道而言余則以爲使穎達因李顒所引更考安國所作論語傳庶幾臨難之覆其得發乎

以上二卷之一譜安國古文出於漢武之世乃正經受

厄之一

尚書譜卷之二　二之二

旌川梅鷟學

劉向別錄古文尚書五十八篇譜

堯典　舜典　汩作　九共九篇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誓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原命　盤庚三篇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劉向別錄五十八篇如此可見安國將序散見各篇之端矣孔穎達疏云伏生今文三十四篇并增益二十四篇共為五十八篇所謂三十四篇者鄭分於伏生二十九篇之

內分出盤庚二篇并康王之誥泰誓三篇爲三十四所謂二十四篇者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等共二十四篇可見劉向時亦全無東晉二十五篇之影響也然鄭氏後漢末人去向時遠不過注向之别錄云爾書豈鄭氏所分哉乃向同時人張霸所分耳霸增九共爲九篇足二十四之數後人因其足二十四篇之數遂以十六篇爲張霸僞作豈不謬哉正猶伏生壁出二十九篇孔安國裂出舜典益稷脫又裂出康王之誥又分散其序篇覇從而裂出盤庚二篇泰誓三篇足三十四篇之數耳因其足三十四篇遂以泰誓亦爲張霸僞作豈不尤謬哉夫張霸逞其私意小智取伏生正經裂爲三十四篇又取安國古文增爲二十四篇如此劉向一世通儒宜折衷于道覈實其正

曰何者為真何者為偽何者為私意小智所增益以示後之人可也今皆不然將依張霸所為而別錄之何其蔽於邪說而無特起之操也哉曾南豐譏之曰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蓋鮮矣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所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亦可見其非豪傑之士故不能拔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歟

劉歆

哀帝時劉歆欲立古文列于學官諸儒譁而攻之歆移尚常書曰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鶩曰甚矣劉歆之好詐也甚矣歆詐之無端也計共王至

於歆時當百餘歲歆尚得見共王秦虐燄至於哀時幾二百餘年而孔氏之人至此始得藏書共王何其年之高而藏書乃在還書之後甚矣歆之好詐也甚矣歆詐之無端也或曰共王在武帝時固已精魄曠枯精乎聽沉矣安得復見於劉歆時伏生藏書漢定求之餘年耳然半蕩為冷風化為塵土矣安得孔氏藏書於二百餘年之後然則吾子何其多虛辨歟曰吾非好為虛辨也請為子實之共王壞宅之事果晉時託為大序有此言矣安國之世見於何書何篇乎曰無也曰太史公有此記見於何篇何章乎曰無也夫安國造為古文固欲人信之也果有此事寧不鋪張於煩舌表著於漢簡太史公甚好奇聖子聖孫之藏書反不足齒於故秦時之博士哉安國不言太史不記則景

武時全無是事不過一兆共王而已劉歆言其壞孔子宅以書還孔氏共王此時方全然有生也歆若不目見共王何以能道安國所不道記太史所不記邪是以共王年幾百餘歲豈虛語哉記曰始駕馬者反之馬在車後大抵不實為其事者必不知言其事不知言其事者必不知竟其事孔氏藏書至景帝時尚不言發則終無由竟其事也二百年後壞宅還書之言既出而後孔氏始言先人藏書於屋壁是以為孔氏藏書在二百年後又豈虛言哉學者知吾言非虛則歆欲以拟人心而使從己之情得矣晉人緣歆言追為安國大序明矣武司子之辨止此而已乎曰古者封國必稽其上世之故宇魯城故基自鹿門至於史門不下四三里外則先公之子孫瓜瓞之蔓椒聊之衍然父

况殺寄焉於魯所若必不能逼近宮室壞至孔宅則閔城內小發壓數十里而共王修埒天子矣漢法甚嚴寧不削土椒侯也哉且壞聖人宅又寧得晏然已乎學者知共王之假託則藏書之無有知藏書之無有則知古文之偽造若此而不知則其人之知識亦從可知矣且歆託言還書者還泰誓十六篇之書也三統歷引泰誓曰丙午還師又引武成文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與東晉泰誓武成截然不同晉人因東漢大儒掊擊安國古文漸至殘弃人無領悟省視之者遂綴補諸書造理設辭一舉而居鵲之成巢誠譎而便矣殊不知父向所傳張霸所析三統歷所引三者著明之甚全無顧忌攘為已有汰然欲以掩天下後世之心目晉人何其冒昧貪悍而太無廉恥

也哉

班孟堅

驁曰夫子曰文勝質則史夫前之作者擴事直書語言簡質後之繼者加以潤色採葺文斯爛矣史與經不同斯亦史之體宜爾也若乃班氏藝文志豈特文勝質而已哉殆以文滅質者矣子長之傳安國古文也曰專治古文古文滋多於此傳魯共王也曰好治宮室靡一長語可謂質而不文者矣志則載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孝經論語王升堂聞鍾鼓絲竹之聲恐以其書還孔氏遂不壞宅何以多虛辭溢說與子長異耶子長安國同時人耳目睹記曾不一述猶待數百年後之孟堅耶孟堅述之子駿子駿亦在安國子長後作偽之罪子駿信難逭矣雖然因其偽

而究其歸亦足以知似是而非之真在有不容掩者矣歟
曰十六篇固亦曰十六篇與子長所記十餘篇略合是歟
所造共王還書還十六篇非還廿有五篇也安國之泰誓
武成是在三統歷所引則還書之事可強而冒而還書之
實終不可黙而易也穎達乃心借偽解十六篇為十六卷
又解二十九篇亦為二十九卷甚至推後出之泰誓足二
十九篇之數目而不知正經之出時寔無安國之古文安
國古文之出時寔無二十五篇晉人雖欲張虛作實駕無
為有何異於掩耳而盜鐘哉吾故曰因其偽而究其歸亦
足以知似是而非之真在有不容掩者矣歆之言曰禮失
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歆亦知先漢古文不慊于
心故也使歆若見晉古文諸書所引咸在要語奇字錯落

於簡歆將思以閎正經肯擬之以野也乎哉歆固者子長安國之罪人晉人者歆固之罪人頼逵又晉人之罪人

范蔚宗

後漢書儒林傳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

以上蔚宗述正經所傳三家皆得立于學官

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以上蔚宗述古文所傳未得立于學官初無所軒輊其而評上下其手之意而附之以一時之公論衆說判然矣

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　牟長習歐陽尚書者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號為牟氏章句　宋登傳歐陽尚書張馴傳大夏侯尚書（以上再述正經之傳三家皆立之中歐陽氏尤盛）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授古文周防師事蓋豫受古文尚書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楊倫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以上再述古文之傳）

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　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述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以上三述正經之傳）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以上三述古文之傳）

鶩曰蔚宗述伏生正經安國古文傳授顛末較然明白真得太史公之書法且盡除誕妄不經之說使人得有所考

何其精詳簡當也哉孟堅於是乎有愧矣何則伏生書三家皆得立世閒無絕安國書不得立謚遂以為流落人間東晉始顯今觀孔傳世傳古文尚書則其子孫之傳也都尉朝傳敷預防鴻倫林達馳夕則其弟子之傳也雖不得立而遞遞相承皆為先漢古文非東晉古文則甚明矣